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三)

李心傳撰

#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七

【建炎二年】八月癸丑朔。復諸路常平官。時顯謨閣待制孫覲入對。言自罷提舉官。常平之財。所存一二。猶以億萬計。皆爲他司妄用。今轉運使漕輓軍儲。上供之外。無一金之藏。他時大水旱。大舉措。經畫殘破。召募軍馬。以備緩急之須。皆非轉運使所能辦。時方多事。財用爲急。望復置官講補助之政。故黃潛善奏請行之。十月壬戌討論。遂命諸路拘催青苗積次本錢。自崇寧以來。皆不得免。三年閏八月戊寅所書可參考。

甲寅。初鑄御寶。一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二曰。天下合同之寶。三曰。書詔之寶。自是月乙卯行使。

戊午。詔行在左藏庫湫隘。自今綱運令戶部於江寧平江府置庫椿管。逐府通判監視。憲臣檢點。擅用者。依支封椿法加等科罪。時戶部所餘金帛尙數百萬。上以北方未寧爲慮。數諭黃潛善。汪伯彥輩致江寧。潛善等方以恐搖人心爲對。尙書右丞朱勝非獨論致揚州駐蹕地。上深納之。令戶部納計郊祀之費。餘財皆運金陵。祀事後當移蹕。而潛善力沮之。其言不行。至是尙書呂頤浩侍郎葉夢得乃以府庫充牣爲辭。請命江湖。二廣綱赴江寧。閩浙綱赴平江。惟川陝京東西淮南綱赴行在。從之。尙書戶部侍郎葉夢得爲翰林學士。熊克小曆附此事於七月末。云據夢得行述。案日曆乃八月六日事。今附本日。

顯謨閣待制知廣州陳邦光試尙書戶部侍郎。邦光在

廣州嘗發轉運使陳述姦賊。卻三佛齊使私覲珠寶異香文屬等直數十萬。南人以爲清。尙書吏部侍郎魏憲復爲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憲嘗言。維揚南枕大江。自古未有背天險而爲都者。金人勁騎自京西不四五日可至。宜有以備之。尙書工部侍郎劉觀充徽猷閣待制。知福州。觀言。敵騎出沒山東。人情危懼。望移蹕金陵。執政不樂其言。於是觀自後省移冬官。踰月不拜。故有是命。給事中康執權尙書工部侍郎。顯謨閣待制孫覲試給事中。集英殿修撰沈晦。張澂並試中書舍人。

澂去年已爲舍人。不知何時罷當考。魏憲康執權之除月。

日曆不書。今以後省及逐部題名增入。工部題名仍全不載。劉觀初除及補外。然執權之除。當是代觀。故因覲除命。遂書之。恐觀之去而不盡在此日。當別求他書考證乃可。

觀文殿學士范致虛提舉中太一

宮。兼侍讀。致虛至行在。言者論南陽之陷。咎由致虛。乃責安遠軍節度副使。英州安置。

三年九月辛丑復官。

庚申。殿中侍御史馬伸言。陛下龍飛河朔。近得黃潛善。汪伯彥以爲輔相。一意委任。不復致疑。然自大任以來。措置天下事。未能愜當物情。遂使敵國日強。盜賊日熾。國步日蹙。威權日削。且如二帝親屬。盡室北狩。宗廟社稷。不絕如綫者。繫陛下一人。而三鎮未復。不當都汴以處至危之地。此理甚明。然前日下還都之詔。以謫許景衡。至於今日。當如之何。其不慎詔令。有如此者。

事見五月乙酉。

草茅對策。誤不如式。考官罰金可

矣。而一日黜三舍人。乃取沈晦。孫覲。黃哲諸羣小以掌絲綸。其黜陟不公。有如此者。

事見二月壬申。

又如吳給。張

簡以言事被逐。給元年六月自監察御史遷左司員外郎。邵成章緣上言遠竄今是何時。尚仍舊體以言爲諱。其

閏元年六月除監察御史。皆未見罷時。

壅塞言路。有如此者。成章事見正月辛丑。又如祖宗舊制。諫官御史有闕。御史中丞。翰林學士具名取旨。三省不與。厥

有深旨。潛善近來自除臺諫。仍多親舊。李處遯。張浚之徒是也。觀其用意。不過欲爲己助。其毀法自恣。有如此者。又如張慤。宗澤。許景衡公忠有才。皆可重用。潛善。伯彥忌之。沮抑至死。其妨功害能。有如此者。最

堯見五月。愍六月。澤七月。又如有人問潛善。伯彥救焚拯溺之事。則二人每曰難言。其意蓋謂陛下制之。不得施設。或問

陳東事。則曰外廷不知。蓋謂事在陛下也。其過則稱君。善則稱己。有如此者。事見元年八月壬午。又如呂源狂橫。陛

下逐去數月。由郡守而升發運。其強狠自專。有如此者。事見五月戊子。又如御營使雖主兵權。凡行在諸軍。皆御

營使所統。潛善。伯彥別置親兵一千人。請給居處。優於衆兵。其收攬軍情。有如此者。事見元年五月丁酉。潛善。伯彥

所爲類此。豈不辜陛下責望之意哉。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焉用彼相。二人方且偃然自任。屹然不動。陛下隱忍。不肯斥逐。塗炭蒼生。人心絕望。則二聖還期在何時耶。臣

每念及此。不如無生。歲月如流。機會易失。不早改圖。大事去矣。伏望速罷潛善。伯彥政柄。別擇賢者。共圖大事。疏畱中不出。甲戌仲改  
衛尉少卿承議郎趙子砥自燕山遁歸。至行在上。命輔臣召問於都堂。且取子砥所得。

上皇御書以進。子砥奏此事甚悉。大略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斂兵以待和。邇來遣使數輩。皆不得達。劉彥宗云。金國只納楚使焉。知復有宋也。是則吾國之與金國。勢不兩立。其不可講和明矣。往者契丹主和議。女真主用兵。十餘年閒。竟滅契丹。今復蹈其轍。譬人畏虎。以肉喂之。食盡終必噬人。若設陷穽以待之。然後可以制虎矣。後半月。復以子砥爲鴻臚寺丞。已而賜對嘉獎。遂以子砥知台州。此據子砥燕雲錄及紹興元年三月子砥乞差

遺狀  
參修

辛酉。詔江淮六路量添買酒錢。以爲造糧舟之費。用發運副使呂源請也。

上色酒每斗增三錢。次色酒增二錢。

癸亥。兵部尙書盧益言。近世以田括丁。號爲民兵。有古鄉兵之遺意。請命提刑檢察從之。

三年七月  
辛丑罷。

甲子。朝奉大夫直祕閣知棣州姜剛之進秩一等。錄其守城之功也。

日曆無此。今以剛之家乞恩澤狀修入。

徽猷閣待制新知福州劉觀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以言者論其缺望也。

丁卯光祿卿吳巖夫充集英殿修撰知福州。觀除福州及罷日曆皆不載行狀云上留維揚人情危懼公申前議欲上狩金陵執政聞而聞之乃以爲待制知福州言者繼至落職奉祠觀建明金陵之議

已於罷工侍時修入但不知前此馬伸劾孫觀謝克家嘗及觀園城中事與此相關否今因巖夫除命附見

戊辰龍圖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周武仲卒於揚州年五十三

己巳詔試學官並用詩賦自來年始

辛未徽猷閣待制江南等路制置發運使提領措置東南茶鹽梁揚祖遷徽猷閣直學士以措置就緒也

茶法自政和以來許商人赴官買引卽園戶市茶赴合同場秤發淮浙鹽則官給亭戶本錢諸州置倉令

商人買鈔算請每三百斤爲一袋輸鈔錢十八千閩廣鹽則隸本路漕司官船官賣以助歲計。建炎四年福建行鈔法

卽罷之紹興八年二廣行鈔法公私便之自揚祖卽鎮州置司歲入錢六百萬緡其後歷三十年東南歲榷茶以斤計者浙

東七州八萬。紹興府溫台衢婺明處州浙西五州四百四十八萬。臨安平江府湖嚴常州江東八州三百七十五萬。宣饒徽信池太平州南康廣德軍江

西十一州四百四十五萬。洪贛吉袁撫江筠州建昌興國臨江南安軍湖南八州一百一十三萬。潭衡永邵全彬州桂陽武岡軍湖北十州九十萬。江陵

府、鼎、澧、辰、沅、歸、峽、  
鄂岳州荆門軍

福建五州九十八萬

福建汀、南劍、  
州邵武軍

淮西四州一萬

舒、廬、蘄、  
安豐軍

廣東二州二千

南雄、  
循州

廣西五州八

萬、靜江府、融、  
潯、賓、昭州

皆有奇。合東南產茶之州六十五。總爲一千五百九十餘萬斤。通收茶引錢二百七十餘萬緡。

〔案〕茶引錢數原本錯入通  
收鹽息錢句下。今移附於此。

鹽以石計者。浙西三州一百十三萬。

臨安、平江、  
府秀州

浙東四州八十四萬

紹興府、溫、  
台、明州

淮東

三州二百六十八萬

通泰、  
楚州

廣東三州三十三萬

廣、惠、南、  
恩州

廣西五州三十三萬

廉、高、欽、  
化、雷州

率以五十斤爲一石。

皆有奇。以斤計者。福建四州二千六百五十六萬

福、泉、漳州、  
興化軍

合東南產鹽之州二十二。總爲二萬七千八百

一十六萬餘斤。通收鹽息錢一千七百三十餘萬緡。

此紹興二、  
十五年數

後增至二千四百萬緡。

乾道三年三、  
月癸丑立額

而四川三

十州。歲產鹽約六千四百餘萬斤。後隸總領財賦所。贍軍。成都府路九州。利路二州。歲產茶二千一百二

萬斤。隸提舉茶馬司買馬。皆不係版曹之經費焉。

蜀茶十一月庚子。蜀鹽紹興  
二年九月甲申所書可參考。

責授祕書少監分司南京筠

州居住鄭滋復徽猷閣待制。以言者諭滋爲李綱所惡。謫非其罪也。

滋去年  
七月亡。

壬申詔訪聞高麗國遣使入貢。所過許用樂送迎。其守臣譙設以二帝未還。勿用樂。顯謨閣待制知潭州曾開奉祠。從所請也。朝奉大夫辛炳落致仕。除直龍圖閣。知潭州。炳方召還。未至而有是命。

甲戌上策諸道正奏名進士於集英殿殿中。侍御史馬伸試衛尉少卿。日曆不書伸除官之日。此據趙銍之遺史。

乙亥策特奏名進士。

庚辰詔東京所屬官司般發祭器大樂朝祭服儀仗法物赴行在。時上將祀天南郊。命有司築壇於揚州南門內。江都縣之東南。而從行無器仗。故取之舊都焉。

辛未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河北京東都大捉殺使李成引兵入宿州。初成既不能渡河。朝廷恐其衆太盛。命成分所部三千人往應天府及宿州就糧。餘赴行在。有道士陶子思者。爲人妄誕。喜談兵。成道遇之。子思謂成有割據之相。勸之西取蜀。成遂有叛意。乃分軍爲二。一侵泗州。別將主之一侵宿州。成自將之。皆約八月晦日。至是成陳仗入城。宿州人以其奉朝命來屯。初不知備。軍入未半。卽有登城者。俄頃弓矢亂發。縱火焚掠。盡驅強壯爲軍。別將犯泗州者。不及期。乃焚虹縣而還。復與成會。成知事不集。妄以前軍史亮反。已卽時撫定。告於朝。朝廷待以不疑。乃就賜鎧甲。成遂屯符離。軍勢甚盛。李成之叛。日曆不見事始。但於本年十月庚子因劉光世奏存恤成

軍中老小事遂及之。而熊克小曆乃於元年十月乙丑書命劉世光討成。此實誤。乙丑十月九日也。蓋會要載世光以今年十月九日受命討李成。而克誤移入去年。是以差誤。今從趙銍之遺史繫此。

是月中書舍人黃哲試給事中

哲除命日曆不書而九月壬辰薦士具銜乃如此(案)此月八日馬伸論二相疏猶云哲掌絲綸當是月末方遷故且附此俟考

朝請郎王瞻爲殿中

待御史

此據御史臺記無月日案瞻當是代馬伸故附此月

尚書工部員外郎滕茂實旣爲金所拘憂憤成疾至是卒於雲中

紹興二年二月甲申贈官

初吏部員外郎程昌寓與黃潛善論事不合出知蔡州郡已爲金人所破軍馬散亡寇盜充斥昌寓始

至郡招集流民簡練師旅其命將也不限資格惟有功者居上日與羣盜戰每戰必克遂爲強兵

昌寓家傳云二

年八月至蔡州不得其初除故附見此

金人遷二帝自上京至其國御寨遂移居韓州

王若冲北狩錄云戊申八月入見盡徙韓州之民出而寓焉

韓州在中京

東北千五百里

去燕山二千五百里

令下之日盡空其城以兵驅其民惟聽籠箱自隨凡財穀什物之類皆毋得齎持

諸兵因之攘劫女戶及老弱之家有徒手而出者金遣晉康郡王孝騫等九百四人至韓州同處仍給

田十五頃令種蒔以自養駙馬都尉蔡條嘗勸上皇讀春秋上皇大善之曰恨見此書之晚時御史中丞

秦檜旣不與徙遂依左監軍完顏昌以居昌亦厚待之上皇在韓州思張商英忠諫嘗爲賦詩有嘗膽思

賢佐之句云

此以張隨節要王若冲北狩行錄趙姓之遺史等書參修但姓之繫之春末恐誤世傳金人賜韓州供給二帝詔書其詞鄙陋非真今不取四年七月乙亥遷五國城

九月壬午朔詔以杭州和買絹徧重均十二萬匹於浙東西諸州

癸未。新除衛尉少卿馬伸責監濮州酒務。伸以論事不行。辭不拜。且錄其所劾黃潛善、汪伯彥等疏申御史臺。乞誅。詔責伸言事不實。趨向不正。送吏部與京東路監當。促使上道。死中路。天下冤之。三年二月丙子再召。是

日。國信使楊應誠等以海舟發高麗。後五日至明州昌國縣。

甲申。武節大夫閣門宣贊舍人京城外巡檢使丁進叛。率衆犯淮西。進初授宗澤招澤薨乃去。時韓世忠軍中有進餘黨百餘人。世忠盡斬於揚州竹西亭。斬至王權。有武臣段思者。勸世忠釋而用之。尋命御營右軍副統制劉正彥以所部收進。

庚寅。上御集英殿。賜諸路類省試正奏名進士李易等四百五十一人及第出身。同出身。而川、陝、河北、京東正奏名進士一百四人。以道梗不能赴。皆卽家賜第。特奏名張鴻舉已下至五等。皆許調官。鴻舉以龍飛恩特附第二甲。易、江都人。鴻舉、邵武人也。故事。殿試上十名。例先納卷子。御前定高下。及是御藥院以例奏。上不許。曰。取士當務至公。既有初。覆考詳定。官豈宜以朕一人之意。更自升降。自今勿先進卷子。〔中興聖政臣雷正等〕曰。恭維太上皇帝。當建炎之初。策士於庭。一委主司。不以一人之好惡爲升黜。天下之至公也。及紹興中。權臣罔上。假國家之科目。以私其子弟親戚。則聖斷赫赫然。拔寒賤。抑權貴。以端仕進之路。亦天下之至公也。惟一出於至公。故靜則爲天地之度。動則爲雷霆之斷。傳曰。公生明。太上皇帝實有焉。翰林學士葉夢得兼侍讀。

壬辰。詔朝議大夫褚宗鄂等二十一人並令乘驛赴行在。祕書省校書郎富直柔、大學正王覺並令赴都。

堂審察。先是上嘗謂大臣以從官班列未富。且謂黃潛善曰。求賢宰相之職也。宜加意詢訪。因命取舊從臣姓名來。上亦有召還復用者。他日上又以人才未能廣收爲言。潛善乃請用祖宗故事。命近臣各舉所知一二人。以俟選擇。於是戶部尙書呂頤浩舉宗鄂。兵部尙書盧益舉朝請郎惠柔民。刑部尙書兼侍讀王賓舉新通判襄陽府程千秋。翰林學士葉夢得舉直龍圖閣新知潭州辛炳。朝散郎致仕王庭秀。端明殿學士提舉醴泉觀黃潛厚舉登州州學教授鄒潛。御史中丞兼侍講王綯舉通直郎蔡向。吏部侍郎劉珪舉前秀州崇德縣令鄧根。從事郎朱鞞。禮部侍郎張浚舉直柔。工部侍郎康直權舉王覺及朝請大夫李公彥。給事中黃哲舉杭州州學教授李誼。中書舍人黃唐傳舉朝請大夫知興化軍張讀。中書舍人張澂舉從政郎致仕周虎臣等各二人。上問輔臣。今所舉士人卿等有識者否。潛善曰。臣等未識者數人。亦皆知名之士。上甚喜。宗鄂。高密人。柔民。晉陵人。潛。浩弟。根。邵武人。鞞。安吉人。公彥。臨川人。誼。南昌人。讀。閩縣人。虎臣。管城人也。致和閒。虎臣爲永康令。部使者科須甚峻。虎臣爭不聽。卽請老人惜其去。繪像祠之。至是得召。庭秀。炳。直柔已見向覺未見。是日。葉濃入浦城縣。

癸巳。金人陷冀州。權知軍州事單某自縊死。初。權邦彥旣以兵赴帥府。勤王有將官李政者。本雲騎卒。以軍功授官。措置守城甚有法。紀律嚴明。皆不敢犯。金人攻城。屢禦退之。或夜劫金人寨。所得財物盡散士卒。無纖毫入私。由是皆用命。一日。金人攻城甚急。有登城者。火其門樓。與官軍相隔。政曰。事急矣。能躍火。

而過者有重賞。於是有數十人，以溼氈裹身，持仗躍火，大呼力戰。金人驚駭，有失仗者，遂敗走。至是，金以計誘其副將使害政，故不能保而城陷。後秦檜言於朝，贈政忠州刺史。此以趙姓之遺史及秦檜奏劄參修，檜言政之功績在趙立之上，是不可不書也。政贈官

在四年十

一月甲子。

甲午，詔夔、利州守臣並依成都府條例，升帶本路兵馬鈐轄。日麻無此。今在紹興六年九月二十日，席益申明狀修入。

乙未，詔諸路禁兵隸帥府，土兵射士隸提刑司，卽調發皆毋過三分之一。

丁酉，賜新及第進士錢千七百緡爲期集費。自是以爲故事。李易等以上憂勞，辭聞喜宴，從之。紹興十七年十一月丁卯

降旨復舊。宣教郎季洞充趙哲下參謀官。時建州叛卒未平，洞自言方臘之亂，嘗在劍川招募民兵，防託安

靖無虞，願往軍前，悉力討捕，故有是命。詔列郡守臣帶管內安撫使者，應軍期事，並聽帥司節制。

戊戌，上以所書資治通鑑第四冊賜黃潛善。時上退朝，日覽四方章奏，暇則讀經史，嘗取孟子論治道之語，書之素屏，因爲潛善言論。孟乃幼年所習，論之了無疑滯。後五日，又出旅獒篇，大有、大畜卦以示輔臣。

〔臣留正等〕曰：人主之於學問，有出於勉強者，有得於自然者。出於勉強，則作輟有時，得於自然，須不能忘之矣。

辛丑陝西節制司將官賀師範及金人戰於八公原敗績師範死之初涇原統制官曲端旣以雷守司之命權河東經制使卽檄鄜延經略司濟其芻粟方擬議間會經略使王庶被朝命節制陝西軍馬以端爲都統制庶傳檄諸路併召端會雍耀間端以未受命爲詞不數日走馬承受公事高中立齋端告身至自行在庶遣人達之諸路兵皆報應起發庶卽以鄜延兵先出至龍坊而端又稱嘗有公移往還已奏乞迴避涇原經略使席貢別遣統制官龐世才將步騎萬人來會庶無如之何則檄貢勒端還舊任遂遣師範趨耀州別將王宗尹趨白水旦令原慶出師爲援二帥各遣偏將劉仕忠寇鴈來與師範會庶欲往耀州督戰已戒行會龐世才兵至邠州端中悔以狀白庶言以赴軍前庶乃止師範輕敵不戒猝遇敵於八公原戰死二將各引歸端旣得兵柄則徬徨於淳化矣

壬寅統領密州軍馬權管州事杜彥獻亦芝彥言草葉純赤實符建炎美號形如指掌應股肱宣力之義殆將有熊羆之士窮討強敵蓋彥自謂也癸卯輔臣進呈上曰朕以豐年爲瑞今密爲盜區且彥所獻何足爲瑞其還之

甲辰黃潛善等奏謝宣示親書素屏易孟子有旨勿拜上曰自朕幼習孟子書至成誦在口不覺寫出如旅獒乃因葉夢得進讀資治通鑑及之又欲寫無逸篇以其字多屏狹不能容見別營度上又曰如孟子言用賢與殺皆察於國人朕詳味斯言欲謹守之神交尙友如與孟子端拜而議詔福建路監司兵官並聽兩浙提點刑獄公事趙哲約期會合用御營都統制按察兩浙軍兵王淵奏也

丙午。詔京官已上。非責降而閒居奉祠者。俸錢並全支。去歲用李綱言。省三分之一。至是遵復之。  
丁未。東京畱守司統制官薛廣及金人戰於相州。敗死。先是宗澤命廣與統制官張用。王善會兵收復兩  
河。用湯陰縣射士也。乘民驚擾。聚而呼之。從之者甚衆。其後受澤招安。廣前驅。纔出城而澤卒。杜充不善  
撫馭。專務誅殺。善復叛去。而廣已渡河。時相州受圍。廣往救之。入境遇金人與戰。廣敗死。其衆皆散。  
己酉。同知樞密院事郭三益薨。

是秋。〔案〕原本繫己酉。日下宋史作是秋。鄂爾琿達賽破五馬山。嘗信王不知所終。一說信王在五國城。事出傳聞。難繫的日。今從史冠是秋於此條之上。

河外元帥府都總管馬擴既北征。會五

馬山寨有亡告金人者。同知眞定府韓慶和。副統素赫恐擴引兵而來。言於右副元帥宗輔。左監軍昌。卽  
大發兵至五馬山。攻朝天。鐵壁諸寨。無井。汲水於澗。爲敵斷澗道。諸寨遂陷。時擴在館陶。慶和獲其母妻。  
信王亡。不知所在。此據張隨節要。靖康陷金皇族數。云信王見在五國城。與此不同。

西京畱守司將官王仔奉啓運宮神御始至行在。



#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八

【建炎二年】冬十月癸丑。（案）是月壬子朔。

詔瀕江州縣官渡口並差官主之。應公私舟船遇夜並泊南岸。以御營

使司都統制王淵言金人在河陽。恐其奄至也。

甲寅。言者論維揚之城可攀援上下。其濠池可步而往來。乃詔揚州修城浚濠。仍令江、淮州軍閱習水戰。

浙東馬步軍副總管楊應誠使高麗還。具言王楷君臣見拒之意。上以其負恩甚怒。尙書右丞朱勝非

曰。彼國與金爲鄰。而與中國隔海。遠近利害甚明。此乃曩時待之太厚。安能責報。右僕射黃潛善曰。若以巨舟載精甲數萬。徑造其國。彼能無懼乎。勝非曰。越海征伐。燕山之事可戒也。上怒乃解。

丙辰。忠翊郎河北制置使王彥爲武翼郎閣門宣贊舍人。彥初自東京赴行在。上命召見。時遣宇文虛中爲祈請使。而彥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兩河忠義民兵。引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向順。大舉北征。犄角破賊。收復故地。言辭憤激。大忤潛善。伯彥之意。遂降旨免對而有是命。

戊子。監察御史江淮撫諭寇防。請令列郡月朔拜表如三京。以示尊君親上之意。從之。

庚申。上諭輔臣曰。內侍高邈曾任陝西走馬。近得知陝州李彥仙書。彥仙與金人戰再三獲捷。又鄜延帥臣王庶節制六路。進兵同華間。將士用命。亦屢勝敵。朕聞之喜而不寐。黃潛善曰。不審邈得彥仙書。日月